



醴陵炉桥酥

王彦宏

醴陵物华天宝,闻名遐迩的大产业有陶瓷、烟花,是城市的“大家国秀”;而街头巷尾的烟火小吃和“炉桥酥”“灯盏粑粩”等,则是这里的“小家碧玉”。今天单说醴陵独有的“碧玉”——炉桥酥。

醴陵炉桥酥是在大众食品油条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发明,是醴陵各类“油货”小吃中的一种,有它独特的口味和外形。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醴陵饮食服务公司的人事股长是随丈夫南下的河北人吕顺仙,她建议公司门市部白案人员在油条原有食材基础上加抹一层特制的“糖皮”,造型上由长棒形改为扁长方形,再拦腰于中间部位均匀划开三道口子,拉长扩展后入油锅煎炸。这种新颖的食品炸出来后,底层是油条的本色——黄亮亮的;表层是糖皮经高温后的亮色——金灿灿的。味道微咸且甜,入口外脆内软,油香与糖香交织,食者齿颊生香,观者垂涎欲滴。

东西好吃不能没有名字呀!最初因为在原料上划了三道口子,饮食门市部的人随口唤它为“剃三刀”。但这个名字不太好听也不形象,没有传开来,后来有人说,整块食材的外形像极了醴陵人煤炉下挡煤通风的“炉桥”(炉棚),于是,一个形象化的食品名称——“炉桥酥”,就这么被众人叫响了。六十多年前,吕顺仙的炉桥酥,让醴陵油货小吃增加了一个新品种!

1973年,26岁的男知青曹家锡被招工进入醴陵饮食服务公司,1976年调入“十字街”口的大众饮食店学“白案”,专做几种“油货”,其中就有炉桥酥。那时候没有个体摊贩,整个那一条胜利路上就只有国营大众饮食店有炉桥酥卖。“店子从早上5点半开始制作,卖到近中午仍供不应求。一天要用掉150斤面粉,每斤面粉可做12个炉桥酥,一天下来要卖掉近两千个。每个炉桥酥卖8分钱。”曹家锡对当年的往事记忆犹新。

1978年,醴陵县(那时还不是醴陵市)商业系统在工人俱乐部灯光球场开展技术表演(比赛),曹家锡炸制的“炉桥酥”热气腾腾地登上了大雅之堂,奠定了“炉桥酥”在醴陵小吃中的一席之地。当年的热度,只怕与长沙的“臭豆腐”也有比!

醴陵融媒体之《醴陵发布》曾经发布了一条“原聚力瓷厂门前买炉桥酥排长队”的视频,接下来的网络留言纷至沓来:有人说,原电瓷厂那儿也有卖的!有人说,阳三石“铁棚子”下,江源菜场的都不错!还有人告诉说南门口有4家早餐店卖炉桥酥,因为大小不一,卖1元、1.5元和2元钱一只的都有。粗略数来,醴陵城区每天早晨和上午有二十三家摊点在炸卖“炉桥酥”。以每个摊点烹炸200~300个计算,消费量远远超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近年来醴陵炉桥酥历久弥新,被各类人群接受和喜爱,除了作早点外又当起了零食,特别是配合几届醴陵炒粉节登场,更有了知名度,生意火爆。

便有“炉桥酥”的制作者,上午炸完一批,下午又开炉售卖。在江源菜市场卖油货的62岁的吴细财就是这样一名劳动者。他1994年开始做炉桥酥,做了32年了。他经营两种“油货”:油圆子和炉桥酥,但主打炉桥酥。他每天上午6点风雨无阻,准时在江源菜市场现制,现炸、现卖,8点半钟时就差不多卖完了。他接着回到家里准备下午的原料,午饭后又开始烹炸,三点钟时推着三轮车在江源一带街头巷尾跑外卖。卖完后便到晚饭时分了,晚饭后又开始准备明天早晨的原料,一天到晚充实又忙碌。

吴细财的炉桥酥,个大,色泽好看,放凉了外层糖皮也不软塌,保持着脆性,卖2元钱一只,一只只能吃个半饱,渐渐地就有了名气。如今他在干活的时候总是有电话“干扰”——订货和慕名寻到摊点或家裏来的人。这些人一买就是几只乃至十几只,装在透明的食品袋子里,耀眼的金黄色,一看就知道是提着“炉桥酥”。

2025年腊月小年日,上午八时半吴细财正在醴陵江源菜市场摆摊——现炸现卖,黄澄澄地摆了一大盆。他说:“我的炉桥酥糖皮甜脆,但不咯口。在一江两岸美食节上,一天卖出六七百只,2块钱一只,收入一千多元。”他还兴奋地说:“摆摊要摆到大年三十日……有的是人买!”

多少年来,在株洲地区,炉桥酥是醴陵的“专利”。笔者在株洲的亲戚来了,早餐必定吃炉桥酥,配白米粥,黄白相间,再来一碟子红腐乳,诱人食欲大开。

住在醴陵大一市场旁的老瓷业工人易兴政也说:“我老家是萍乡的,每年回几次老家,每次都是带40个炉桥酥当礼物……”他又说:“外地吃食也很多,但这个东西没有!”



醴陵炉桥酥。王彦宏 摄

◀◀上接1版

采访札记

记者采访完发现,严浪宇是一位非常有意思,也很“反差感”的运动员。他就像一个普通邻家大男孩,荣誉在身却极度清醒,甚至有点“人间清醒”的疏离感。

他不谈热爱,只谈职业;不灌鸡汤,只讲现实。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即使没有狂热的喜欢,凭借着责任、务实和那么一点“没得选”的坚持,同样可以抵达顶峰。

他的故事,或许比那些天赋异禀的传奇更动人、更真实。因为它告诉每一个普通人: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剩下的,时间会给你答案。

这大概就是严浪宇教给我的事——冠军不必时刻热血,清醒认真地走好每一步,已经足够了。不起。

攸县文明上塔

攸县凌云塔

攸县文明下塔

非遗传承

戏曲人生

苗 苗

今天与年过八旬的茶陵采茶戏市级非遗传承人兰田金爷爷面对面交流,座谈时,他小心翼翼地从严重的文件夹中捧出珍藏半生的珍宝:数十本泛黄斑驳的采茶戏剧本,一张张熠熠生辉的捐赠凭证与非遗传承证书。我指尖抚过纸上密密麻麻的手写戏文,发现这些古典剧目,竟写在旧杂志的空白封底,外层还细心地粘贴胶布妥善封存。这一刻我恍然明白,这位白发老者的一生,早已与茶陵采茶戏血脉相依、岁月相守。

谈及茶陵采茶戏从兴盛繁华到沉寂凋零,从濒临失传至复苏新生的跌宕历程,兰田金爷爷眼眸泛红、眼角湿润。于他而言,唱戏、护戏、传戏从来不是闲眼消遣,而是镌刻入骨、贯穿一生的使命与执念。

茶陵自古戏韵绵长。旧时乡民日出而作、日暮而歌,田间劳作落幕,村头坪院便是天然戏台,乡音婉转、人人传唱。这门始于明末清初的民间艺术,在民国迎来鼎盛时期,全县曾涌现九十多个民间戏班,烟火满堂、声名远播。可随着时代更迭、剧团改制,加之世人偏见与岁月冲刷,扎根乡土的采茶戏日渐式微,一度无人传唱、濒临消亡。年少的兰田金亲历戏曲起落,一颗守护乡戏、接续文脉的种子,自此在他心底深深扎根。

初心易得,坚守最难。物资匮乏的年代,务农养家本就步履维艰,兰田金却将所有闲暇时光,微薄积蓄与全部心血,尽数倾注于采茶戏的传承。旧时戏曲艺人地位低微,他常年遭受邻里非议、旁人冷眼,即便在生产队挣工分最少、生活拮据窘迫,也从未动摇初心。他奔走周边村镇寻访老艺人,一字一句地笔录濒临失传的口述戏文;省吃俭用远赴邻乡剧团,淘换老旧戏服并亲手缝补修缮,慢慢配齐生、旦、净、丑各行当行头;就地取材打磨刀枪棍棒等舞台道具,以朴素器物撑起了乡村戏台的一方天地。

常年贴钱、贴力、贴时间坚守戏曲,让本就清贫的家庭负重累累。在妻子眼中,痴迷戏曲、无暇顾家的丈夫,便是不务正业、不顾一家五口生计,夫妻间的隔阂与争执,成为他守戏路上最煎熬的牵绊。妻子曾看着他夜夜伏案,潜心修补残缺剧本、整理改编戏文;看着他白手起家拼凑道具、缝制戏服,自发组织公益公演,只为让沉寂的乡戏重回乡土。所幸爱意终抵岁月艰难,妻子最终选择双向奔赴的成全,毅然拿出珍藏多年的结婚礼服亲手拆解改制,承载着青春与爱意的嫁衣,褪去婚嫁温婉,化作戏台风华,一针一线皆是深情,成为兰田金漫长守戏路上最温暖的底色。

数十年深耕不辍、笃行不倦,兰田金悉心留存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册珍贵的戏曲资料,完好保存至今。他踏遍乡野、走访乡中耆老,抢救整理出百余本传统剧目,题材涵盖孝道义、惩恶扬善、家国情怀、廉政向善等十大类别。其中,红色话剧《战场婚礼》赓续革命血脉,清官戏《艳花女告状》传递清风正气,乡土喜剧《一灯三嫁》饱含市井温情。目前已有四十余本剧目整理成册、移交文化馆存档,其余稀缺孤本,仍在他灯下反复打磨、悉心修缮。

为了让老乡亲重焕生机,他牵头组建茶陵采茶剧社,集结一众乡土戏曲爱好者抱团坚守、自力更生,让采茶戏走出小众自娱的乡村小院,登上大众舞台,实现了从草根野戏到规范化非遗艺术的蜕变。如今,茶陵采茶戏成功获评株洲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熬过岁月寒冬,迎来复苏的春风。

虽守得戏韵新生,年过八旬的兰田金依旧心怀忧患。锣鼓、唢呐、胡琴等传统伴奏技艺后继无人,老艺人逐年老去,年轻传承人断层缺位,诸多老旧乐器蒙尘闲置,“人亡艺绝”的危机始终存在。老人如今最大的心愿,便是让这门古老的采茶戏有人学、有人唱、有人传,让流淌数百年的茶乡戏韵,在湘赣热土的烟火人间中婉转回响、生生不息。而采茶戏历经风雨、几经凋零却始终倔强存续的生命力,何尝不是兰田金一生的写照?

攸县四座古塔的百年风骨

周新华

地以景传,景以人传。山川风貌,以人遇之而景成,以情传之而景别。攸县地处湘赣边陲,自然景观,多姿多彩。古人有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结合,今人有自然景观与历史建筑的分类。文明塔,当属其中的瑰宝,文明塔共有上、中、下和凌云塔四座,古朴的宝塔就像智者静静地伫立在攸河边,俯瞰着攸县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文明上塔位于县城对河之沱水南岸窑湾山头,距城1公里。明万历丙子年(1576年),知县徐希明倡建。该塔八方七层,高21米,红石为基,青砖为体,底边长3.58米,占地面积42平方米。祁阳石门额,上镌“文明塔”三字,工整有力。文明中塔位于县城西部沱水南岸皂角树水口山头,距县城约5公里。明万历丙子年(1576年)知县徐希明倡建,清乾隆壬戌年(1742年)倒塌,翌年,知县冯运栋邀邑绅重修。全塔用青条石砌成,六方五层,高9.7米,底层边长3.2米,占地35.8平方米,塔内有方石柱,中心有孔,可攀缘而上。

文明四塔中最特别的当属文明下塔,这座塔位于攸县鸭塘铺乡桐坝村上冲组,处于沱水河河心的一座沙洲,距上游文明中塔4公里,距县城7公里。下塔坐西北朝东南,东迎沱水。该塔通体由红石砌成,八方七层,高22.35米,占地约64平方米,塔基呈桥墩型,前尖后宽,以抗水流冲击。塔身虽处于河中,仍巍然屹立,它的建造年代并无明确记载,而据当地老人反映,在清朝同治以前就有此塔,且经实地勘探调查,认为比上塔、中塔稍晚,距今约已有200余年。

在年复一年滔滔洪水的冲刷涤荡下,文明下塔在沱水河中央巍然耸立,让人为它的坚守而心生敬意。不过,每一座塔,总是渗透了当时的趣味,独拔于世。顺阶右旋而上至第二层的塔室内设有一祁阳石质凸雕“夏禹治水”神像,并设有对联,横批为“似佛”2字,而由于年代久远,上联和下联的字迹斑驳而无法辨认,到了登梯至第三、四层,内设青石质“观音座莲”雕像和“哪叱闹海”浮雕。文明下塔的四层至七层间并没有阶梯,只有塔室,并且塔刹为攒尖顶。塔身砥柱中流,虽常遭洪水冲击,久经风雨,仍巍然屹立。

2011年1月12日,文明下塔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明四塔其他三个都是居高临水,唯独文明下塔耸立在水中央。经过岁月的大浪淘沙,春华秋实,依然遗世独立,傲然屹立。沱水,在这

攸县文明中塔